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書

與蔡鶴峯

十餘年景慕高風一旦得見顏色其爲慰幸何可
喻云惜相見不多其見時又皆有他客未及詳扣
微言以領精意然薰炙容氣猶足以祛躁吝也承
使至賜之教言伏讀其中有云今人好說心云云
此等言語僕每見一二前輩好道之其意若欲爲
做切不知實是太爲鶻突學者於道貴在著察正



如此言不但於人無以致其喫緊且於其身正坐
顛預也來教云顧存心力行何如僕正欲反詰公
如何存心力行也且夫說心而不知存說知行合
一而不能行固非學者今有自謂存心而實強制
自謂力行而實冥趨公亦有以辨之否又如來教
所舉理會氣象之語竊謂此語亦須善體乃不誤
人夫箕踞夷蹲足驗不恭跣走嗷呼可知非靜氣
象德性實非兩事所當理會然實際用工處正當
有辨如前賢之意不免防之於外檢之於動以致

飾爲善養以矯操爲操持正使終日之間頭目手
足之容皆直端重恭而已隳於色莊令色之學其
視正顏色而斯近信動容貌而斯遠暴慢者何嘗
霄壤也此學不明爲日已久非不學者之不明正
由名爲學者而皆牽纏文義拘滯形器天載之神
未嘗一時呈露於出王游衍之間故終日習行而
卒謂之不知道也公克養積累醇備至到至於幾
希毫厘而千里攸繫此等辨之不精便爲非道道
一而已同則是異則非安得置此勿論而自謂爲

存心謂爲力行吾恐其所存者非其本心行其所
行而非吾之所謂行也區區之意願公於此精之
又精盡濯舊見以開新益則向日之所充養者皆
爲實得而此道不孤矣草次所答不詳

與廖梅南

以伯夷之清而不足於和故君子語其德則謂之
聖而舉其弊猶得以隘名之行行之至者猶難於全
如是惟公有伯夷之清而兼有展禽之和前賢所
論屠身之玆公實得之而又非所謂處於可否之

間者也不肖平生向慕之心偶因與令弟相見而
後得附通然竊自惟頑懦之氣當不爲清者所容
重以鄙薄雖和者亦未必肯與之偕故雖因令弟
附通而尚未敢冀賢者之不我拒也令弟之來輒
蒙手教獎與之過極非所當於此益見公之清而
能和其風正可以興於百世之下况不肖在數舍
之近同時而生能無感奮茲稍知廉立勉爲敦
寬之行猶有可期所謂知向慕是人非徒誘獎引
接必深有以董戒督責之而後爲愛之之至不肖

既知慕公尚望公有以愛我也

與俞虛江

海上消息久不聞真殊用惓惓使至得讀尊札及
詳觀前後文移與平夷圖說躍然以喜堂堂正正
之聲震疊島外使蟲蛇沮茹之國知有中朝天威
則所誅者一范子儀邇寇而其功乃可使莫氏有
國之臣民畏憚馴服益堅其效順之心此爲有勞
於時矣烈丈夫出身兵間將以勞定國則事有大
於此者什百想在虛江不以此勝自喜聞即日移

兵珠厓此一種落依憑阻險蕃育醜類根固穴深
恐難卒勝不比海上之戰可否易決也願益加慎
重以副軍門之託彼中有總兵沈希儀誠一時名
將其勇毅智畧有特過人者僕在仕日好問廣中
事知有此人久矣近又從友人唐荆川太史先生
處寄至所爲沈公戰功傳益慕其人唐先生德學
重海內又有古法不輕爲人作以此知沈公信名
將也既與同事必易成功渠老於廣中視虛江新
涉其地生熟決不同凡事可以咨之耳僕於文不

遺編文集 卷之四
敢讓唐先生待虛江功益多吾亦當爲作一文字
可與沈公並行以有明於世也惟勉之吾已此筆
以俟臨帑及此令人氣壯

寄蔡松庄

近見行取報於學職中所取甚狹然三人之中不
見兄名以余之意使盡天下所取學職惟一人宜
未能舍兄而彼三人者乃能越兄見取豈世誠多
材如兄之賢尚有出其上者三人耶抑當路者自
以其意好取人彼三人者未必能賢於兄也取不

取於兄未有損益而兄之可取者固在也次年春
官勅駕上春官且以其學荐南宮對明廷豈以一
取爲兄之過哉知兄之不汲汲於此也聊以私懷
當時所擬議者述之於此以爲遠道相問之語且
以見余之知兄不以世所取舍爲重輕又以堅兄
之志云耳余家居不忍獨善時以其所得於心合
乎聖人而不同於世儒者詳爲後生講說而無志
之士大以爲驚無識之士反以爲笑旣於人世無
所變化開益而其身復爲譏誚之標的雖然此亦

足以自考其學之未至而道之未成以益勉而進
焉又足以自信其不諧於俗者同理之證不悅於
衆者好古之招而斷乎不以自悔而輟其趨好也
何日見兄爲兄一論然恐兄亦未能信惟當不爲
驚笑耳大抵此學無兩可並是之機不信則必驚
且笑兄不知當審擇何向耳臨帑極有不盡之情
徐君行得一相講亦客中之樂也

寄古冲獄中

方公之在位人莫不仰其大行而其必得竒禍僕
猶心知之嘗以語諸人亦嘗以私語吾弟顧其身
賤也言之無罪而不能使公聞之也僕何以知之
以公之行事在 宗社君父知之也未有大臣以
身殉 宗社君父不恤利害不計德怨一意以士
習吏治爲已責可以安然遂志成功而無禍者也
及公之得禍人莫不以爲不免而其決不死僕獨
心決之嘗以語諸人又嘗以私語吾弟顧其身賤
也言之亦無罪而不必使公聞之也僕何以決之
以公之心事在天地鬼神決之也未有大臣忘私

殉公不以一舉措干犯天地不以一志念欺昧鬼神而忠义不白於上竟墮讒構陷罹非辜者也肅肅之歌所以代古人而爲之言深厚委曲其章之卒詞論者所謂尤得古人之心不知於公之心實獲否觀古人神明其德於憂患之餘示精闡蘊于卦下之繫言爲之傳者三陳九卦明所以處憂患之術終於巽之一言文王之學惟仲尼爲能知也他日公倘得賜還里居僕將命駕訪見於似樓几席面得叩公獄中念咎反身精藝獨覺之所得如

有合乎稱隱之微權則在上在下靡不可行無復驕憂僕竊可因所聞而有以自發矣悲憂之感情激之情皆不足布於左右然公亦一覽而棄之可也

答李拙修

饑渴之思無由縮地忽辱使至領手教其爲感慰真不可以言語喻也伏審別後備有骨肉之戚此在他人尚難堪處况拙修天性篤至人倫惇厚其情抱慘若又可知也吾輩學問用情中節第一難

事而七情之感其於哀者尤難中節故佛家欲一切斷去以免害性而吾輩又不可以爲此故於此際尤宜審察勿令爲傷不然雖可爲天常之厚而未得爲學問之功也新居既定樓名玩鷗度拙修處此亦必有以自節不至爲哀所傷矣甚善甚善擬爲作玩鷗樓記就欲以稿畀使持去連日病胃未敢苦思今日正屬筆又值遠郡佳客來訪不得不輟以從之使者先遣歸文俟後寄矣僕別後殊無新功徒靠冊子過日真可鄙也其作爲文字往往造微詣至與古人法合然亦枝葉之靡豈足以與聞拙修敦本尚實之餘意哉臨紙咎訟益思賢者而恨不得見也如何如何

與李惠州一泉

羅浮天下之名山也僕嘗有意往遊而薛中離先生以正學聚徒歷選名山而定精舍於羅浮僕亦欲就先生稟學焉欲往之心無日而忘今執事佐郡可以爲東道主人益思一往徒以病未能也惟此心不忘則此游終當不負耳因風相報且訂後

期當努力圖之

與吳泉濱

僕爲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納壙中佩甫讀之未畢涕數行下哽咽不能出聲幾於自絕爲廢其讀讀之三四而後能畢每讀皆飲泣欲絕以謂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腸腎膽而所以寫其親者不獨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其目矣夫孝子不忘其親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所嗜思之之極其精誠之專而猶不得見而一讀吾文則其人忽

然在前而居處笑語樂嗜皆是蓋文之妙如此昔少君致李夫人於帷帳燈燭之間使武帝真以李夫人爲生也文亦有是與然非佩甫君之孝亦安能於吾文中輒見其親之悲之至於如此極也公旣深愛佩甫而尤好吾文故聊徃覽而併道佩甫之所感於斯文者使知吾文未足好而佩甫之孝爲可重也

與莊玉泉書一

向兩見項歐東公譽兄不容口云真儒吏也由此

以信兄益無可疑吾於兄相知深今乃因項公之
譽而後信何也平居朋友有爲善之志臨事而失
其初志者多矣僕雖知兄烏能保其不及其臨事
而失之哉而項公之談兄如此此吾之所爲喜也
惟益堅此志以終其美不徒爲朋友之光且免項
公他日有失言之誚也惟兄勉之每承惠教而知
明府彭君之契吾敬之慕之而兄又督以相聞吾
其敢愛然今之爲令者惟患其貳之非人無以相
佐苟得其人則其愛之宜如何而豈待藉於他人
之言而後重也計彭君之於兄必且相愛之至所
以推挽之使得展布其力吹噓之使得發聞其志
者宜無所不盡而吾之爲言何足以爲兄地耶然
因兄之故而得與世之賢者通則吾之願耳見聞
幸爲深道此意

二

其不德殃及室人不獨百年之盟中路乖折而上
有老母下有幼子雖復相予仰事俯鞠之勞者苦
楚不可言此味計兄已嘗之不待予言之悉自當

知其情之惡矣從前多病向爲先子大故哀毀過節積弱未起今復遭此病何能有間耶平生寡人世之歡獨好潛心古人之言欲以所得勒成一家之書而重爲大故私釁所害精神凋耗事恐難如志甚可恨也見項歐東公譽兄不容口云真有儒者之風非兄不足以當此公之知然非此公亦安能知兄如此之深哉倘當路者皆歐東其人則兄於佐邑無不得志之憂矣有便千萬示及以慰雖力無以助兄然切欲聞之也

答李克齋

伏誦尊教有感於時事之難而致悔於出處之際今日之難當不待出而後知若以難而竟不出則世何所賴矣公疑此出非鄙所聞也觀尊旨所謂難似介介於晚淺者之言夫今之最難者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舉道揆法守而盡棄之志士仁人欲有爲於外上則苛債儀物而不考其功庸下則應以貌文而不勉於職守敗壞流放山隕河決矣故實意難孚實事難立惟有苟且與欺蔽二端罔上

通鑑文集 卷之四
十一
狗下可以無患若使上下之間道法未廢事功建立如其意之所欲雖百十言者益足以自得而明彼之不知量耳此非鄙之所謂難也今日劇病爲宜急治者惟多兵一害使多兵足以制賊雖廣費烏惜自南方用兵以來竭民膏血以給軍實幾剥膚及髓矣曾有操一戈向賊者乎今日之兵蓋爲置將設戍事勢不得不有之其應募而來本無敵愾死義之心官亦姑具之以威形壯容未嘗敢倚以執訊捐軀之用也知其不可用又不可不有則

必無務多慎汰而精練之已矣汰之慎練之精未必有一戰之用要以省費爲利則吾雖未能除賊以安民亦不用兵以朘民矣彼言者固激若其兵多費廣之云似不可不探其意而善行之也吾不見浙直用兵之如何以閩中所見推之殆相類也兵之不向賊者旣不能殺之以示法猶曰吾一金之給本不足以得其死命若軍職自百戶以上至指揮等官固國家二百年養之而責以死者遂悞遜憤不誅之撻之而復爲之掩護匿罪而僞功其

將謂何甚所不解以目所見民迫於征輸皆思爲賊且知官府法度紀律如此將相勸爲賊矣不肖兄弟私相謀議未知一安居之地大事未襄襄事尚欲他徙今日四郊又告急夏間景象又至恐此冬伎倆復有醜於夏來所見者其將若何不得公開府於閩閩人真無福然公在彼僅保全一路何日入朝謀謨國議有以保四方則吾亦在一物生全之數矣悲歎之衷非面何由悉真無可開口處惟願公自重以濟明時天忽寒紙筆不莊草率望

亮

與陸北城

臨漳多士重以晦菴先儒曾爲郡於此芝山崇祀廟貌儼然執事爲師於大同臨漳皆先儒過化之地其所遭亦非偶然惟望端已率人倡明正學與臨漳之士共勉於道斯文之光也鶴峯蔡先生誦法晦菴動有矩法雖其已老不可致至郡中爲後生表式執事尚當屢造其廬考德問業以爲教人之助也

選屬文集 卷之四十一
與黃雪峯

積仰之久忽奉翰教何啻從天墮下也古調希聲不入俚耳公所自喻僕獨知之然高山流水要必有能聽者何必破琴而後爲高也鄙人素抱弱疾今年迫五十遽爾衰憊精神智慮遠不迨前書冊且難屢親况筆硯營構之勞哉承松滋候問不能從之游矣

與張秀才

二生來傳示尊意託於他事不欲屬筆如此則孰能代此筆者是執事之意不欲爲此而託以辭耳竊謂此等事雖是好事然實無所利於其父母舅姑之家故出力以爲之發明者少而此烈婦之父母舅姑皆常人守陋安舊非能出力求爲此婦發明者吾輩正不當以其不求而怠也蓋發明節義以裨風教乃吾輩有識者所能而不宜責之守陋安舊之常人在執事不當以其不知託重而忽其婦也若以爲其婦事未可發明則此婦自喪夫以來立志堅定必踐其言卓然昭明如揭日月不可

誣亦不可掩執事亦必問之審訪之真更無可疑
矣若以郡博士駁語爲疑則此乃文移當然且其
覈之嚴乃所以使其事跡之著也無疑駁之復乃
所以使其文牘之行也有據不獨事體當然而且
尤爲有意於發明也執事亦何用疑焉如不以爲
然請面質之博士必以僕爲先得其心也幸毋忽

與王杏里

臺省袞袞皆徒翮捷足橫飛直上公獨徊翔蹭蹬
鬱其台鼎公輔之望而踐歷數省之藩臬直道方

守之不宜於時良可慨也風靡瀾倒之時得公支
撐其間雖未大用而挺然爲風中勁草瀾際底柱
其關係世道亦不淺淺也少石公往共一堂之治
可謂臭味之同者然以公之高明在皇極之中之
學必克之以柔則與少石爲僚朝夕磋切觀感之
助宜不少蓋此公沉潛者也二賢共治楚岳之政
可躋於平康矣敬爲公誦之鄙人年迫五十多病
積憂之餘繭然一無用之躬聰明不及前時而道
德終負初心矣何足爲公言也洛陽萬安橋記不

知有榻至公處者否茲錄一通往覽向許爲老母作壽詩携吾軸以去公豈忘之耶抑不欲作耶然鄙人則甚欲之而未嘗一日忘也

與程習齋

鄙稿成之倉卒意義踈淺而詞采凡近知不足以與吾黨共訂千古之微言也然區區一得之見則非苟同前人踵故習傳爲耳食之說者而未知與四方同志之士有合與否若公鑒評以爲不謬則僕亦可託以自信矣俗學漸漬耳目之深且久難以人人有合惟有識者同之斯爲不孤耳聞公有生男之喜二惠競爽便爲盛事豈以中年以後育子爲遲哉竊爲公慶之未能遣力謹因奴都聞之便寓致鄙悰耿耿之衷終不得盡

與劉白川

閒居日久於世日忘雖心所記注如公亦且半如夢中忽唐舍親至收得翰教何啻從天墮也喜慰曷踰唐君固可人然公所以誘獎之者過其涯分雖唐君自知感而推不肖之故以及之僕亦不敢

不知也承惠妙杯年來飲水蔬食與麩生聖友訂
絕交之書此器無所用之惟襲藏櫝中時取以爲
玩永故人之好耳附唐君人便草此告謝何由晤
侍徒切瞻注

與王洛川

唐都闔舍親至家收得劄惠浣慰之懷良不可任
觀洛川潘臬所至之跡邊關之險阨駘蹙之荒遐
皆備嘗之矣有用實材要當於此閱歷他日望深
位高經綸天下至險至遠之事皆如身履目到與
不知而妄意之者別矣故僕不爲吾洛川歎勞嗟
外而切有望於洛川也鄙人間廢已久多病積憂
之餘精力遽減未五十而先衰韓子所云聰明不
及於前時道德有負其初心殆謂我矣殊無可爲
吾洛川道之也

寄舒徧菴

鄙人跼伏草野然嘗聞之士友知賢者篤志好修
必爲古人而舍弟昔年奉使過鄙尤得賢者處家
居喪之詳不知古所謂孝廉者能如賢者否也私

心欽慕學失俗逐之時有如執事其人以此風鄉
國化天下豈無反古之望哉頃遊武夷而知執事
以使者之節臨治建州亟欲一見以慰平生之慕
而不可得也得見君子信不苟然耿耿餘懷徒抱
以自激而已忽承枉訊山中叙禮司誼冲然謙退
猶爲盛德之過而獎與之謬尤恐傷哲者之明也
感歎之頃重增愧慙日當遣力徃省舍弟而不敢
僭率通計左右茲辱先之又以爲悔矣謹因史松
谿君還使附致區區臨東無任向往

寄葛芝山

傳遭夷寇焚燬之慘非所忍聞甚爲芝山懷憂而
無由知其安問也客歲遊武夷逢大梅於建州首
以芝山爲問而知其安也甚慰賢孝令德固天所
佑而藏書名樓亦有神物呵護之耶執事膺有司
勸駕之典而不肯上春官樂道遺世令人欽歎高
風名樓珍藏想益增羨鄴侯插駕難以擅富游居
其間手披口諷樓中所藏皆在腹中矣何樂如之
瞻侍無由徒有馳情

寄華鴻山

聞岩居集已入梓想續詠皆在焉甚欲一見之而未得也孟韋風格本自難追而時人學之者尤鮮獨吾丈之作爲有其風固岩居深詣篤造之功亦冲情遐思有默契者而非顛顛摸倣之所及也非佞非佞連歲地變天災歷古所未見彼昊者蒼誠威怒之極而亦仁愛之至矣第不知廟堂之間何以敬此威怒慰此仁愛也凡在吾黨孰能無憂吾丈猶有世道之責者尤宜軫念寇賊稍定想安居有暇著作彌工未由叩請聊欲聞之

寄萬履齋

某未及與執事交而知之已久以其爲荆川先生之高弟便覺意氣襟期不交而已親也林象川寄至尊教乃知執事於某亦甚惓惓平生耗精費神僅爲區區文字敝帚自珍不知其醜頃侍荆川於武夷山中始知寡陋空踈雖文字之學猶是臨高爲深若夫身心性情之間缺漏麓鄙又不可言矣茫然自喪悼悔先圖而時過力衰難以彊勉徒抱

恨於無窮耳執事謬加獎寵猶以文字之故所以
竦然退失而不敢承也荷雅之辱不敢不答未由
請見此懷如何

寄顧洞陽

頃承憚叅知遣人以公所惠書物二通見投先後
厘長者垂睠而一朝得之其為感慰豈言可喻所
委傳文當俟閒居彙成即別呈也閱在澗集中有
誕日自詠始覺數年蒙愛而缺然不寄一賀為非
情謹制五言律詩四十句遠致岡陵頌祝之忱詞

極其劣不足觀調其平生閒點檢心事絕疵捐之
句竊謂得長者履歷修持之實而指屈讒誣盡眼
看權勢顛亦覺於林下餘韻暇日閱世變人情之
紛紛為有可慨而非猶存忿疾之心也不知以為
何如僕於荆川尚欲一訪之如其服除為世一出
則此行無期如決然高隱則相訪之約期以二三
歲之間踐之尚得拜公於堂因重遊續溪別墅也
事雖未諧談之已令人颯然有飛動之興耳公晚
作逾工信氣厚力完亦眉壽不老之驗也餘情種

種不具統在台照

寄陶劔峯

恭惟尊位隆名完節高風不但同榜鮮儷海內名
公少見其匹加以天錫遐祉晚而彌康可謂全美
匡廬之雄壯大江之渾浩靈秀涵萃鍾爲鉅人信
不苟然也僕早歲涉世未聞君子長者之論中年
稍知向方釋回增美猶未爲晚而苦於多病危証
雜見重以父兄骨肉之變室人之戚銜恤茹痛荷
營大事勞瘁之役迫而奪之精神索然日月荏苒
進修之志未究而行年已屆五十矣非惟無可冀
之於後而前日之所辛苦僅得者又將失之不足
爲君子長者言也程丞飄然謝去當道曲加慰留
而不可止士民甚惜之其爲人趣味真不負明公
之知者因附其便以道左右故僭及外惟崇護寢
食以綏介福不宣

寄曾廓齋

前歲往訪鶴峯先生於靈洞擬遂造廓齋之居款
請教益屬以賤體舊病復作不能久留輒促還擔

此意未遂其爲向往如何可言伏惟廓齋任道甚卓造道甚精躬行在談說之先感動出聲色之外吾閩一時學術最爲凋喪賴廓齋主張發明何啻朝陽之鳳僕才質本下工夫又不專一雜以詞章役於耳目雖知景向而不能共進悠悠虛度卒與無所知者均其荒落耳興言及此良自驚悼所以於門下彌用馳積也門人沈希周往見持此附候起居畧疏所愧尚望一體之愛有以鑄誘之未由晤領不盡所言

寄何默甫

審惟廷試之文直闕宸覽厯當宁甲乙之題而裒然爲天下多士之冠此學者之至榮也乞官選部而得安城亦當路爲多才名邑擇明師儒而銓註之與尋常填除固別矣執事經學博而能精安成雖多才必資指授開發之益抗顏師席可無怍也然東廓先生修明正學方家居正便於執贄請益不可不知所師以求進於性命之傳無徒自矜其所得而偃然爲多士師而已則安成之行不苟然

而區區所望於執事者慰矣

與張新江

鄙人閒居不敢自廢於無用聊寄於方冊以用其
心亦庶以不虛過此白日耳豈誠能有得於古人
之言耶既與古人相對又亦時有所契又未知果
與古人合否故欲質諸同游以定其是非蓋古人
此心本可以上考下質者合於當今則其合於古
人尤可以無疑矣故樂與同輩之聰明者講益將
以自決是非而非敢云有益於人也然以吾之志
不切力不足無以來衆人之益於是同游之是非
亦不足以自決而姑信吾之所知以自附於古人
而豈可謂真能與古人合耶吾之孤陋專僻而不
能有進也亦可知矣辱兄見問猶若以聚徒講學
之事相望吾豈敢任此哉如兄爲此官乃其事矣
非但其事也又有責焉而不任其事則爲不副其
責此兄之所當自力者也願努力爲之

與黃曉江書一

吾所長者爲人解紛息爭而不能爲爭首今公已

遺巖文集 卷之四
數挑而芳洲深壁堅壘絕不一出吾雖有宋輕之
辨無所用無已則當爲子貢交鬪諸國而徐收之
耳然吾方以多言爲戒公之言又不爲少者吾不
能禁而願助之耶尚此袖手以觀公如得芳洲之
間以起其爭吾縱不相助亦當有以解兩賢之阨
也其努力啣之

二

兄遣語竒崛險刻自有一段出塵之氣成其爲隱
者之言若文從字順聲比律諧自難以一一論也
故予於兄之請但取其過人者而不復置論其間
茲示聯句尤制作中之末事更勿用詳評况又最
短於此亦何以相正耶必欲不虛見命則亦有可
論者大抵對聯只是品題形容某山水某臺寺之
風物景象不合把自家意思來用惟自題齋舍室
廬則有之上洞對云濯足未成星海去振衣閒嘯
闌風來此純是說自家矣當易無疑如愛其句佳
不忍棄則足成一絕留題壁間可耳贈吳道士聯
以玉屑對庚申非徒不得道家經典元無玉屑之

文乃妄杜撰三彭對一洞尤不得妄意欲易之日
甲子欲言雙樹知蓋云欲問吾歲若干請觀雙樹
耳蓋樹古則歲閱多也但雙樹是佛家事莫若雙
鶴知似爲無憾令威化鶴本仙家事鶴固壽屬可
以諭年也南臺一聯如封閣住甚生地中日月意
雖未嘗不可會而語已難通不如人間日月字面
平正且不論也然到山高則無味山本是高何須
着此模寫若云人間日月此中間則語不迫而味
可想如此當盡換却母句不審於尊意云何耳細
覺刺刺盈紙矣可否見示不妨也

三

振衣濯足非是不知凡之高節遠志第因評論對
句以爲於此用不得耳如凡此等拘見何由長益
也到山高又解以窮崖日月遲益失其意果如此
又莫如僕爲人之說雖非郢書本意猶爲得力也
呵呵天地由他大風只管吾身有一段光霽便是
真樂今不思嘗坐烈風弗迷之旨而欲爲齊女飛

霜燕士銛昂之感激雖精足以變天地豈得謂性情中和之效請兄思之百歲無幾之語極為做切令人懍然知省然學問只涵詠兢業中有真味獨得若急迫為之亦屬私已且恐退之反速而其得不固也城中與野外要各有用力處未可以兄之在野而疑吾城中為溷也

與趙龍巖

公總一岳之政績用章顯而莘莘好學精進不倦充其日新月益之功內美外暢積實光輝則古人所謂身修而可以為天下者他日晉居台鉉相天下之事業必有大慰吾黨之望惟公忽輟益懋天下幸甚惓惓之懷非東所悉統在尊鑒

寄汪周潭

海內人物僕不敢妄論而亦竊知之僭謂任重受大可為斯世倚賴者固宜有過人之才尤在德性器度有以持養而涵載之求之當世明公其人也僕在仕時偶乏親侍之緣固嘗屢覲道範而卒不得欵承推教既廢則與當世顯者絕矣故心雖向

慕如僭論云云而終無由一通惓惓於有道之側也頃者明公開府虔州則閩土在節鎮之餘或風徽在望而不敢自通固廢者之分也可泉公發豫章嘗告僕以明公寄問之雅繼又從友人柯郡丞處收得翰教何明公之於鄙人獨惓惓也道行道明之教乃古之力學向道之君子之所處故退而亦有所爲也若僕之陋故亦不敢荒其心情其氣間焉以嬉而放於無用然豈能有益於道如明教所云哉明公充養純備以謀王體以幹政樞才具本於德性器度之所出爲一時任重受大名卿卓然也猶握戎機以臨外閫豈天下之望哉急欲求通左右一布感悰而不得良便謹因舍親唐濟澄之行附致向慕之誠臨柬不盡

與王白石

比聞粵海有警雖切在欽廉之境恐貴治亦不能晏然不爲戒備况於調發將輸之事必及於民度爲郡者倍有憂勞也頃知守郡爲吾友人歐君此賢者也與白石爲僚自當相得率勵所識邁德以

下其澤於民其樂可知郡民雖偶延戒備之時而
賢守丞綏拊安輯之亦復何恐信彼民之幸也俞
志輔用兵可謂一時名將但不知委任權力如何
海上之事非渠恐未有可託者有可以助彼者白
石宜告之以成其志此君不但可以立功尤可與
爲善也高雷接攘而白石與古塘同時在郡吾鄉
人物之美當爲海濱盛事異日留思遺愛當成一
段嘉話不肖深爲二公祝之外惟善調寢食以慰
吾黨之望

與歐陽明府

往日相與於濟上情誼意氣亦云至矣第惜其時
學未有聞徒守形器誦查滓以自煩勞而執事所
以教我者尚未悟也惟其不悟故尚偃然以其所
誦守督責諸生而妄以爲有以教執事也以今追
思之乃覺其未聞而執事真可以師我也旣無由
相見質以吾今所悟者而盡叩執事之所得以爲
吾助徒追記往時相與之義而增惓惓耳又廢林
泉絕不知士夫除拜動靜比因送吾友人柯雷州

之別於其袖中出書一編所謂縉紳一覽者閱之
終編而見執事之名實在高州又知雷州之道必
出於茂名而向日惓惓之意益用憮然遂作此附
柯君往致吾意臨楮慨慕無限欲言然何由得盡
也柯君雖久宦於外今調官還家已數月不肖居
家信道不篤講學不精身心根本之地極多踈闕
放過而徒以文字招趨向之名以言語致浮僞之
訕柯君亦畧知之倘官守有聯相談頗洽柯君當
能爲執事言我之實惟願執事猶以舊愛之義盡

以向日之所欲教我而未得悉者一一爲我言之
因風見惠僕今能領畧不至頑然悍然如向日也
贈章劉二尹序文稍見僕之所得謹錄以往餘稿
不及多錄惟有刻者數本併往此乃妄招趨向罪
過本予故不敢隱於執事也千萬教之

與陳我渡

泉中一時之盛鄙人殊爲欣喜而於吾德受尤所
喜者可以忘吾君祉不第之戚也歲中疊得見寄
翰惠深荷相知之意比聞得邑嘉善而尊翁相過

汲汲以初仕不習事爲恐此固賢父愛子欲其有成而憂之之心鄙人謂士患無志如果有志決無不可爲之事吾德受誠所謂有志者從政臨民皆其有爲之實用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計此時蒞官雖未久然吾德受材識展布精神運用克副其志雖不久而已有感動改革可見之效矣倘有便風幸以告我亦樂聞之也惓惓之情非筆所悉

與薛竹居

泉潮相去不遠相望十餘年旣不能命駕往從又

不能馳緘爲訊其爲自外於君子之教甚矣負媿負媿然私心向慕海內同志之賢於竹居未嘗不注仰也吳君見訪以華劄見投開緘莊誦浣喜不可言讀一真會錄知吾竹居以學倡明一鄉使子弟有所興起而長老有所感慕誠君子之失位而閒處者之所有事僕力量本淺兼以修爲未至自度無以爲感通變動之地不敢任其責也覩竹居之盛旣以增喜又加愧也吳君所談不肖大抵都是過情爲厚豈僕果有可談者哉吳君再往蓋不

能忘竹居之教而不憚遠行非真以訪其冰翁之
故也請終教之使僕他日得因吳君之歸與有聞
焉僕之望也僕之幸也

與紀郡博

此郭生仲實之文也僕方食時得此文爲之輟筯
而讀讀之愈喜因而忘食人報食寒者數四不自
覺也卒爲讀此文竟廢食矣好文字不但令人目
饜亦令人腹饜信竒事也僕閱此生之文五歲之
間一歲一進茲又將益進而不已耶凡後生小子

僕見其進者有之未有老成之士猛進如此者惟
在京師時見黃三峯公老而益進然三峯不過於
文進耳不如此生之進於理而兼於文此事尤可
以勵後生不獨其義理純明經學精到可爲後生
法式而已然今浮誇之習方盛剽竊之工熾行不
但見此生之文未知何物且將併詬不肖之評以
爲腐語矣惟公深於經學而論文又具上乘眼故
以呈覽庶與我同好自可快矣凡今人爲文而無
明者賞之則爲文者不樂有明者能賞而無同者

則賞者亦不樂故僕求與公同而非以重此生也
倘有不合亦希示及貴庠諸生之文想已收齊得
一借觀尤望

與王武陽

不肖荒惰如舊且有加焉雖蒙誘激切至而自安
於力之不及知負賢者相責相勉之盛心矣今之
士難與言學非獨泉之陋然也恐莆之多材亦未
見人人皆可與語上也然越雞所不能伏之外必
魯雞而後能之如武陽充養之盛造詣之真開導
感發必有大不同者恨僕之陋不得裹糧攝衣一
從諸君之末徒承風慕願而已惓惓之懷與日俱
積而相聞殊踈想在心照

寄方晦叔舉人

以吾子之才而又困於一第論者皆咎有司之不
明區區之心竊恐吾子才高之過於舉業程度家
法或以高失之如此則不得獨委責於有司也學
者固喜於多能而尤患雜用其心意吾子之能頗
多而心不免於雜也往日相語於衛水之上言猶

在耳如未之忘則所以修斂精神玩索理趣必有日進之益而吾不及叩之如其未是忘吾言矣輒因風便相聞而以此言相勉以見區區之愛吾子雖別數十年而心如一日也區區閒居士之從遊者不少而他方來謁亦時時有之然鄙心常歎無朋蓋遊謁之多皆是有資於我而未見有能爲我助耶所以歎其孤也惟時時爲諸人點檢舉業因吾言而有進者頗多有之使吾子得常朝夕畧爲點檢必有所益而今無由以此每注心於遠道也區區德薄受譴於神連歲遭手足之喪長兄幼弟癸丑甲寅夏冬相繼不幸哀悼之餘視息苟存而精神凋耗日間忽忽若有所遺恐不能復有立矣悲哭未平臨東種種不盡

與崔立齋

閒居每注念當時相與諸賢一日之雅信有終身之誼也諸賢念我者固多有之然未有如吾立齋之篤者凡吾鄉之士上春官與立齋相會者歸必述立齋問我之勤而舍弟尤言立齋之美當時知

立齋於文字間已卜其爲有養之士繼今進修日就其所養之厚可知也以是出而從政臨民建立注措當大有可觀吾道之幸也諸賢相繼入仕敷歷中外績業懋美徃徃聞之舍弟所談而區區不及見之惟曹縣朱肅菴爲宰晉江備善全美廉不近名剛不立威明而不炫仁而不弛純心實行表裡終始無復間然此君起家卽爲縣而施爲如此信其難也如立齋加意學問作宰又當加人數等矣然區區何由見之舍弟尚未知立齋補官何地因其行附此相聞萬惟努力爲道自愛

與萬淺原大叅

側聞近報公亦以地方之事負譴此責之所不得辭者也海口捷音聞且羽書捷聞矣此則功之所不可不叙者公之譴其終釋而賞賚之恩褒擢之命亦繼至矣推吾民之心誠不敢以是爲公之責然不免譴焉公何不釋然於斯揆公之心又不欲以地方之禍見已之功然因事而公著亦盡其力之所及而已私念一時流輩德學之美如公悠悠

功罪之議豈所以施於賢者固宦非其地事非其
時不得不付之悠悠者耳久不奉訊起居復以悠
悠之議為說公能無一慨否諸欲請教非札所具
伏在台照

寄劉吾南

安城之劉節義問學天下宗焉公奮其家學出守
名郡建州儒彥道學由宋特盛今雖淪替然得賢
守風之必有興者是公得建州與建人之遭公時
數有不偶然者公慎無多讓也某大事苟襄將與
弟游建尚欲潔誠求升賓階以觀君子之風而
先道其惓惓向慕之意於左右伏惟鑒之不宣

寄徐鳳竹

側聞量移佐郡而得建州豈碧水丹山仙人所宅
之窟天借謫籍以寵光之而賢者於胡劉朱蔡諸
儒先寤寐有日由此得一入于境問其故居訪其
遺書而增益所業焉非偶然也僕未由識公而得
舍弟為詳向往殊切顧公於鄙人亦辱有意其何
以當願言之懷尚俟他日第恐僕游建州而公得

環入朝則向往之切終莫能慰耳矣

與李克齋

莊生與賢郎皆以嫌例不得試春官如賢郎之才
學成榜求賢兄弟同登不得豫卜可決也但未知
莊生能附驥並馳終講通家之好否也公在淮閩
雖未久而讐憬島醜緩定海疆功已不細况崇望
盈四海巍資闕三紀臺省正卿多起後塵末寮者
顧公尚已中丞居外殊不愜天下之願也閩中連
歲騷騷生靈荼毒其幸在邑居苟免竄徙而勞費

於公私之間均此憂苦也晚年屯蹇橫遭謗誣出
於物情人理之外初遭之漠若無有付之一笑而
已不謂仇口之言流行而傷善媚正之徒轉相傳
扇上下交疑觀其氣燄駸駸然有張弧之威殊可
畏也然疾危坐遭此毒痛亦命矣今惟有任理恃
天以俟有司之明他無可以爲謀然古人急難賴
友朋之力以紓解拯援者非一平生交誼無如公
篤不控于公將誰控哉望留意憫惻凡海內交遊
道誼意氣能爲吾輩善類地者貽書曉譬不至爲

訛言所惑實生死之感也僕雖自知學非曾參德
非淑子然不殺不鳩敢以自保公亦可以身保之
也別具仇詞請一覽之亦足以燭其無情之甚矣
臨東不勝懇迫之至

寄董潯陽學士

某等平日所聞於君子者雖修之不至而未忍遽
棄為凡民之歸至於市井無賴凶人之所為則確
然自保其念不入此也今者以手足之故為儉人
所歸怨事故無相涉而義不得避之夫吾之兄與

弟既為儉人所訟而訟之情理又顛倒矯誣之極
則儉人之不得取勝乃法之固然非某等有力於
兄弟之訟也彼誠儉人豈肯以理負自屈則以不
得取勝之故而怨某等亦義之所不得避者也不
意儉人之死其家直以為出於某等之所使則是
市井無賴凶人之所為者而某等忍而為之豈理
也哉儉人取死多端誰甘心於彼者求其人以正
法有司之事也儉人之家誣斥某等雖誣罔而不
足恠彼固以吾為仇也有司不察而以誣斥之詞

爲有可疑則某等不幸之甚也何所措辨惟待有司求得其人則不辨而自明耳士君子立身安能免人之疑顧此之所疑非人理之所有而實愚心所不堪故不避尚口之窮忍詬含耻而仰爲大賢君子控之伏惟憫之察之夫主張公論保持善類大賢君子之素心况某等有一日之恃而仰控亦義之所不忍絕也伏楮無忍皇悚之至

與鄧寒松總兵

屢承遠惠情文備至貴不忘舊如公者不但武畧

軍功與虛江媲美而德誼亦相當也猥鄙僭受之第以顯公之盛節不自知其可愧耳不肖爲手足之愛憂患薰心至於成疾彼克人者徑斥賤名及東臺舍弟之名形於訟紙而當路亦顯受而峻行世衰政失此亦一事夫不肖家居久不能無得失於鄉人誣善之詞流浮之語交構而肆行猶可委也僕亦宜置之不足介獨東臺舍弟平生行誼居官居家處人處已遠怨好修僕所畏者罷歸以來尤自檢勅不墮壞彼進雖不見容於朝退猶將有

以明於野乃遭此誣侮良可恨也觀其意甚憤鬱
僕每寃警之謂此橫逆之來惟自信以理付之不
憂不懼若夫鄉人群駭交訕以爲至辱則尤以置
之度外耳所憂者道皆舍弟身之免與不免事之
明與不明尚未可知公與道皆交雅如兄弟以氣
義相期許昔人雖云慈母不能信其子兄豈得以
苟信其弟然爲盜殺人亦決不爲也吾獨恠其以
小忿微利與克人爲仇釀成今日之禍則有可恨
者耳公意以爲何如吾平生天性之篤視此真不

能爲心然亦當安命盡分以聽有司之明餘無以
爲力也頃曾以控克翁不知肯爲我出力否白川
公未能相聞倘豪傑之氣以天下爲心則僕亦宜
可以得力於海內之豪傑不必僕控之也數日間
正病聞虛江逮繫赴京此事凶吉未可知未敢遽
以爲戚惟閩地盜賊四起殺戮數萬人俘掠而去
者又若干萬所過焚燬赤地而天旱異常粒粟不
登此所知者泉也想福興漳皆然福之急更甚惟
上郡則不同耳復有言浙與淮揚賊亦數萬者事

勢如此其將若何公雖善將而無可用之兵竊爲
憂之望努力好爲之以副委任之重正謂泉自盜
警以來士之才者民之良者橫死於鋒刃不知其
數有司莫不惻然引咎而恤收者顧獨一克人之
死妄執仇口訛言而果於傷善害正吁亦恠已聊
爲相知披盡他不復嘵嘵也賢郎行不及一面而
別甚覺缺然力疾具此不次不莊至愛亮之

與鄉士夫柬

某等不德有此謗誣出於人情常理之外平生自

信懷德向善未敢輒後於人即使昏蔽不修負道
德之初志亦決無爲盜殺人之念今所遭仇詞誣
斥乃盜賊桀黠克人無賴之所未爲者而敢以加
之愚兄弟異哉恠也然某等以手足之故爲仇人
所惡本無所避之有此誣毀誠不足動心所可恠
者鄉人多執仇口所撰流浮無根之言輕信而好
傳之不知某等積何釁孽見惡於人如此此惟有
怨艾自反更無他圖而禍變非常亦惟有任理恃
天靜以俟有司之明而已費詞無益尚口徒自取

窮耳第竊念列在縉紳顧以不德貽辱同輩鄉人之非賢者固不敢與之辨而於賢者不宜默默故忍詬含憤控於門下伏惟曠然加察果以仇口之詞爲然則顯絕某等明告有司以正其罪以無爲同輩辱若仇口果誣亦乞主張公論保持善類不特施不報之德於將顛垂隕之餘生恐亦吾黨分誼所係也情激詞感伏惟照鑒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家書

寄道原弟書一

得李抑齋傳來大選報知是武選此司中事體頗關係條例甚多往時諸曹郎只以談文賦詩爲高致其下者以圍棋飲酒爲樂鮮有留心國事以致吏人作弊賄賂公行大抵京官固貴以文學潤身至於職事所掌尤宜加意今日登仕之初便當立定主意以明習國家事體爲要我舊日爲曹官亦

只是以作文賦詩爲第一義故於本朝事體諸司
職事不甚通曉後來雖稍聞知亦只是獵涉泛濫
不爲精切也當時若知此意就使練習典故亦自
不妨作文賦詩之功只緣無人提破此端說話因
循過日及爲吏部驗封自掌司事始知典故不可
不習稍稍留意而即以權臣之怒謫出矣真可悔
也兵部經火之後卷籍無存只有李遜廬尚書在
部日彙集兵部條例一部甚詳我向日已抄得數
本但未完而有常州之行今此數本亦不復存可
抄得一本寄我又京中有好書無印本及有印本
而我所無者時時收得寄來此至切務也李蒲汀
家好書甚多其子若相識可時與之借錄不必求
好只以有此書爲貴又要抄字不訛須着吏查考
叅對大抵蒲汀家書好者第一是板好此不足喜
但是宋儒經義及查考制度樂律水利兵刑等項
名數之書爲上文集次之至於雜家小說又次之
此一事須着意如飲食然乃可得若悠悠泛泛決
不可得也

二

大兄回正值歲暮除夕元日相聚之樂倍於他時
獨念吾子耳然所謂有離憂而志樂者故亦不以
吾子不在左右之故而其樂有減也初四日正有
家集忽得龔家寄來書又知子有得男之喜謁告
祖先拜賀慈母叔姪兄弟妹夫一日皆在堂中予
雖不喜酒亦不覺引滿數爵也高堂身體強健更
無他憂大兄出門之志甚決再不可沮想二月間
行也子書中所云一二名公及諸名流相贊云云

此正是予平生喫虧處子乃以爲美何也韓文公
所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此正不知便宜大抵吉
凶並門凶常勝吉謗得名隨要終謗重於名矣平
日頗不喜而人乃不我置何也今已與世絕名已
不入於心况謗乎惟有晚來進修之得舉世尚以
舊日南江相待只以才華意氣見譽大是失人如
有一二果欲知我者稍以此語之則庶乎不同席
而若接談不對面而可論心矣大兄言子多作詩
此亦學者所不可廢要當使治經之功多於詞華

之事乃爲不俗予舊亦誤此至二十七八而始知
反今吾子視予又爲晚矣不可不知輕重之等也
墓所左畔之工予未嘗忘歲荒用不給亦當勉營
只是工程已歇今若有動作須擇歲利耳今又欲
督令道皆讀書以俟秋試此工恐當待冬來矣予
體弱本從稟受比頗完固冬來雖着衣不減而全
不近火又舊極不能早起今能見星梳頭也文三
篇別有論紙偶短不復再幅

三

詩三幅漫錄與汝同大兄覽之餘作雖多不及錄
也江西試錄一冊寄去家居集亦錄一冊今年作
文已發意戒斷無柰諸人牽挽終戒不定又作得
許多今寄去數篇如五子詩碧潭詩序陟圯記及
陳公墓表皆妙得歐王家法蘇學不論也汝觀之
亦當有發耳三獎勸序可惜題目只是如此然其
文亦自有法有古人體但惜以此法而爲此題耳
今頗欲絕意不爲人作此等文然亦未保能終絕
否君社文畧命他檢錄數篇寄覽此子所造他日

當成名儒觀其文把握機鍵提掇綱領雖老宿不能及而一二融通之見亦稍能會得我之所論矣惜其文采欠偉氣力欠雄恐文字之學他日難傳冰清心印也術者多不甚取其命明年無有許者然我以舉業斷之恐自掩抑他不得也汝試評定之以為何如道皆筆氣尚不俗不拙但無義理從今又不能杜絕游宴以俛聽我之所教恐賦質雖美終不能自成也為之奈何兄弟老矣只能諄諄命之至於拘束督責之教自不能行矣言至於此頗以為恨頗以為惱汝想同之也

四

新春家庭有聚念同氣一半在外雖有樂志亦不能無離思也此身自服益氣湯以來頗勝常日但苦為酒食所傷每見人請輒生愁惱今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不得不應恐其以為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思之此身不惜而將好性命往倍伴人口語亦可笑也近時春酒更為頻矣亦不免託疾以辭一回家事無甚可言惟出

游一節尚難自決蓋在家雖若無事而一出門之後又以內主無人須是將些少田產一一分付家人承管方可謀此無柰伊違尚缺處分耳近得李克齋書來相約一見云三月初旬將行蓋彼有進表之差故也頗欲發意出送之因到武夷聊寄目數日然亦未決也克齋書中又云新得唐荆川手書云得疾頗篤不知何說荆川本多病想書詞太過耳然以此動念益思相見矣淨峯尚杳無消息想是柯公未往代此公於我不爲無雅相見必當

有論聞茅鹿門補泉州果爾甚善又慕其人只欠一見得見不爲無益但恐其偃蹇於家未肯來爾丘彥猷寄書爲與季泉孫公乞行狀曾以託我我思孫公於集齋爲相知不可不爲此文故特辭之使專往乞况集齋一生宦業得志最在餘姚而季泉其邑之人知之必詳言之必有條理此文想季泉亦不得辭但渠家以是歲終謀塋而半洲銘文必待狀到方落筆則此狀須在八九月間寄到乃不悞汝須頗爲丘家速之亦見情義也

五

翁熙采何佩甫皆是好友既與汝相知故於我亦不薄我亦待之如汝之心但情跡不能數數然耳翁子臨行時曾以一本舉業文字授我此君我意極以生稟體貌及神情志氣中取之決其爲我輩人今觀其文殊未爲佳雖有新美精爽處然大約氣不厚力不昌少明目張膽之言而多裝綴支吾之態豈文章亦難論耶本欲與言但此日乃其發程萬里吉辰而直言其文字不好太不近情故說與汝到京日可與論之還須養得氣厚些方成一有力量文字大抵氣厚要神完神完要心純諸子之病總是心不專精故精神散越而氣不得厚中間有厚者又屬之所稟矣今既稟不及人便當存心養性以充之耳家中事體及汝官中情況俱使翁何二君知之蓋二君已知意趣不獨情誼無間而已到京亦可畧當吾面談也

六

習齋公爲政之美與相知之誼想備聞之渠亦甚

慕汝此番相見便可定交蓋此公超邁特達絕出流輩真可以前輩事之不徒以一日爲官於吾土之故也向時紛紛之妄語萬不足信有可以盡力盡心於此公處決當盡之亦以稍見我相報之意也此公在漳州曾以我立論於當塗處頗不見信大抵其人見卑趣淺本不足以知我姑付之於不必問可也汝亦勿用以此太戚戚汝兄已擽作林下太平民但得精力完健把學問制作兩事結局成家視功名何啻宵壤况區區名寵間哉汝亦當知此意不然徒以此爲盡心於兄以爲極爲弟之道恐於理未極而於情反屬私矣此非汝兄迂濶高論學者常須有此意方不隨傷悲喜也平寇詩四首爲此公作又士夫文是新山名而我代筆皆我所欲爲者汝觀之亦可知此公之美矣

七

邵武舉寄來復套疏議刻本覽之未終已見其一團孟浪之氣今聞此議中沮如其果爲之恐更有可憂者耳中沮之議猶見 廟謨然因而譴逐輔

臣械繫總督則又不得爲盛德事柰何柰何至於
聖諭一紙傳播遠邇關涉尤不細惜乎當事者之
計失也吾平生常說近時幹事主功之才不爲不
多能議論爲文字者直是絕少且如曾公疏內起
語夷狄之叛服靡常中國之制馭有道此二句就
不是請復套事內話頭此如向時天方土魯諸番
乞貢題本可用作話頭耳至接二句云圖難於易
防漸杜微尤不相關中間文字滔滔二三千言無
一語是着實經制事功之文不過一庸舉子荅策

場信可醜也至於其中誓不與此賊共戴天之句
太爲失言此語只東晉南宋人奏中用得如何妄
謬至此所用事實如成湯征葛裴度討蔡晁錯削
七國之類無一事是當此自有漢唐人經畧西北
事跡可援何故空踈乃爾至如復河朔之故疆一
句兵部覆議亦不察而循用之豈不太潦草耶此
偶因談及文字細故若其間方畧尤爲苟簡輕率
今旣不用其策亦不必及之矣董潯陽旣在都下
汝得一良友此君向見其所作已大異時輩歸養

數年必深有得汝與之處必大得其益矣家中所作盡求其稿錄寄一觀為快洪舜臣近來弔我私釁遂留宿數日出吾所作數篇與觀因為之論比歸作得二文遂覺振發以此知為學固須刻苦用心而提省之力尤為警也汝與董潯陽處須有此得力徵驗乃是不虛得友也李中麓喪內而山東兩司已傳其凶聞向疑不信亦不敢太自決今得的息乃快然矣前日唐荆川弟喪婦而傳者遂以為荆川有故我今有內憂安知海內言者不以我

為死耶傳死不真有何所害但虛憂海內一二知己亦可恠也頃哭內時柯雙華以中麓凶信相告為之大哭曾作詩末句有內外並時良友喪一雙眼淚兩般啼今聞其謬此一般啼豈不可為笑耶自汝嫂病以至不幸及今卒哭忽忽六閱月都讀不得書吾平生於內愛頗淺自汝所知然情緒之惡有潛侵默損而不覺其所然者近日精神又似不迨汝每書以成一家之言見勉恐卒無以副汝之望是可憂也吾於此若不副意猶賴汝之才志

可託以此事然觀汝今日居官其得用力於學又似遠不及我爲郎之日吾未暇自憂而且爲汝憂之不可不及時努力若度此事不能成家即須棄此不顧絕筆不爲如先輩魏莊渠近賢潘樸溪並不作詩文直一意正學豈不尤爲斬截超脫不至兩失乎貴在早計勿悠汎自誤也同康失母兼以疾病大抵命蹇自無好事故目下尚未遣入書房且使朝夕近我寢食在側不徒慰彼亦以寬我也愷中此考不令出大拂太宜人意徐陳所以不必早出之故意良解也周石崖曾以此子爲問而宋仲石過爲好言云遵巖欲養其弟之才使大有成而後出不爲近時父兄躁計此亦不然緣此子作文尚未成章故不使出也淨峯尚未受代度六月可至家此公在廣慶有書來情義甚敦非尋常備禮相周旋也汝當知之所云華君刻集之說何以當此君厚意吾之文自南都以後意亦欲存之或必爲後所傳然未成集未可費木也如少時諸作方皇恐不暇而又可刻耶且少時諸作以其可媿

無意藏之失者將過半亦無從再收拾矣爲謝華君勿以爲意華君博雅好古富而有禮吾不及見其面而知其心見時爲致情可也悶中情事未悉

八

得汝所寄魏指揮書甚喜此人由陸來到得甚速然至今尚未見報不知江西提學之命竟屬何人汝書中所云某君者其意誼之高如此亦可敬也江西大省提學美職閣臣所特選士夫所共推又是盛舉凡好功名喜榮進者孰不樂得之而吾弟

直以我故辭而不就此一念真可通天地格鬼神可謂人倫之至天性之厚然我自度賦命頗以官職一事爲薄只是如此結局吾弟過用其情徒苦無益雖爲人倫之至而亦不免爲私愛之蔽旣無濟於所以爲兄謀者而空失閣臣屬委之意士夫推與之論而不得爲大省文學之官雖汝心無所復顧戀於此我其何以爲心耶嘗觀自古名家文人惟歐陽文忠王文公蘇文定三公富貴隆極如韓李兩文公在唐亦不通顯韓官雖稍高於李要

爲坎躓不達而蘇文忠曾文定黃文節諸公在宋
仕宦皆不至大官蘇雖稍顯用卒以斥終意天於
文學之人其與之已有所厚未肯併以富貴之福
兼畀之我之所得者旣已有此而汝又欲使我兼
彼恐亦難也往時在吏部爲郎年二十五耳諸交
游誰不以我爲功名所至不可量而我亦頗自負
畢竟爲張權臣所憾而貶此天也豈張能爲力而
某某輩能爲讒哉其後稍起至爲叅政時年三十
一耳人又孰不以我爲功名不可量而我亦頗自

負畢竟爲夏權臣所憾而罷此天也豈夏能爲力
而某某輩能爲讒哉汝之力旣不能得之於人徒
以一念之誠欲通於天以爲我地然天意旣如此
矣汝將何所盡其誠可勿復以此爲意若夫我之
所得有欲知者稍與之說有妄毀者微與之解則
不妨耳據汝書中畧說某君於當路相知如此何
不助當路者以名相事業歷觀史冊但以相業垂
照後世者多是能收用一時名流賢士便千載不
磨韓曾二相在建中靖國間本非異才直以盡用

元祐士人至今稱賢趙鼎留正才皆不足亦以能
收復當世人才得名甚至虞允文之豪縱不檢鄭
清之之庸劣無能而亦以能用當時所謂有名之
人以掩過成名若章郇公之清慎曾魯公之明敏
使加以薦士之美其得名宜不在人下而直少此
故不甚著也今元老才業德望已隆又繼彼相疆
梁驕姿之後人心益向獨用人一事未見槩然着
力豁然推心使一時文學德義名流多置閒散在
林莽間豈慮不及此抑機有難爲想今時閣下所
難者在當與上言者一此則三品以上二品之官
也若我所云閒散名流多是六七品至四品等官
只吏部與閣臣所主而可爲矣決非難也但慮未
及此耳汝意以爲何如

九

淨峯友誼甚篤情亦極真吾正喜其在部相與必
大有開益於汝今已轉坐院雖相與自有契誼而
終不得如在部之朝夕親切矣此公若無此轉頗
欲速行今聞此報似當在新正起程矣桂洲與淨

峯因其家居不作冷態極感淨峯而柳州如許大
功只批陞俸一級介翁於淨峯其建寶綸樓事淨
峯落落然宜頗介意今賀縣功成即有此命可見
介老猶有大臣之風也洪舜臣七月半來此讀書
先館於池亭中吾頗不得相就今已移來舍中朝
夕相聚此君誠良友學問力量所稟未爲過人但
其志篤功專他日必然有成渠尚有再養病之意
吾勉之出矣仕路中自不妨進學只要意思乾淨
無處非益此君世味儘爲超脫卓然名流矣所寄
來諸賢制作得與舜臣共觀之大是快事數君之
才當自不減古人直以作文一路所由非途故其
意無以自見而材不得成以其喜之至故亦重爲
惜之也學六經史漢最得旨趣根領者莫如韓歐
曾蘇諸名家今觀諸賢尚有薄宋人之心故其文
如此吾嘗謂自我倡明此道以來海內英俊之士
必有興者每每以語舜臣渠輒應曰未之見也今
觀諸作亦尚如此信乎舜臣之言矣自七月作數
文以後與舜臣出游及退而觀書未暇有作只作

劉涸江表丘集齋傳聊付汝觀之然以今賢好尚
制作如彼見吾所為文得不以為宋人腐爛冗熟
之病而大笑醜詆之乎不知此正所謂史漢而兼
根六經也何由與諸賢一詳論之決不可示人徒
資噓擯也

十

石崖考試甚敏而精觀其評文不甚苦意着功而
所得已八九自是一段目力過人而胸襟亦朗豁
出群故能如此也龍山大槩能道之愷中甚為石
崖所器直以奇才目之且深言勝於家兄雖許之
太過然吾與汝何曾不許也默察愷子頗似知勵
讀書見用心處矣高堂體力日勝得此懽慰更助
恬養其為牲鼎多矣諸公皆言吾善教弟獨唐南
安與石崖云人家子弟有資性者不待父兄教督
亦自讀得幾卷寫得數篇此處未必遵巖善教但
聞此公常教以弟子之職樽節其衣服食飲不使
陷於驕惰汰佚此為子弟之幸此君信賢者故其
知我如此其譽我亦如此他人則只道教得他讀

書矣日者亦言愷子命好以吾觀之目下義理雖
畧見大端而文采未至成就恐難便望以科第要
之總是科第中人耳家事更無好過此者餘只有
平安二字矣近聞某姓者造謗刺本遣人入京投
遞毀我並以害汝殘機險穽肆毒不淺然度之天
道彼人克逆穢行爲滋深必無苟免之理其謗必
不行吾家兄弟平生處心積慮不敢不依於善而
濟人利物功行無日無之恃此以自勝他復何恃
某之詆毀
我初謂因我以累

必因惡我併罵其友及叩所聞之詳又似自有惡
者不從我處起也豺虎必噬蛇蠍必螫性已殊人
豈必嫉之想
尚未知也歐山乃弟被其肆毒

今已苟且了事不至狼狽我之力也不必與黃君
言之然其家想亦自報之也汝常恐家中有事煩
吾調處正使家中有事豈復有力能及友人乎哉
試以此推之我日自檢括其居鄉處家消泯聲跡
棄置細碎蓋已用盡心情不然宗族旣不一兄弟
又有家能如此帖然耶汝更莫懷憂方洲館吾齋

中幾半年吾之動靜與事之好惡彼無不知只是不能免俗然俗雅正復何處定來品目惟以道義應接則俗便是雅以意氣立形跡雅亦爲俗吾今旣如此處家亦何由閉戶掃軌不與人相見而爲彼果哉之行耶非但不能正不爲也蘇平仲集無甚可觀前輩此等宿學而識力卑弱如此其學亦自是闇近也吳淵穎集便有可觀者文雖下而學猶可仰也此後但有本朝前輩人集及宋時諸賢不論刻本錄本俱爲致來得一觀之甚快然也禮部最多國朝典制故而儀司尤多可盡省着棊飲酒之功專意搜訪他日或可成書就不論著而知此故實施於論議應用自是根據大有益也我爲禮部時年二十二三一味雅識雕琢幾句不唐不漢詩文而已真可追恨聞林雙臺極留意典制之學不獨用工於詩文而已此誠志士此君聞年亦妙而知用力如此視我少年時識遠矣汝今識旣廓開才力亦不弱居清曹友賢僚不可虛度好時日也投壺之好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一事

之小牽昵不斷即是事事不斷也吾今只是將着
棊飲酒聽曲工夫省來與人應接雖均之無益要
之應接中亦有動心忍性處又因可以知人見事
不比飲博荒浮也近時英流所作文字時時錄來
一觀記之記之

十一

連接來書汲汲以不得一差歸省爲念我已屢有
書及此家中侍奉自有我在更不用汝掛懷况高
堂自有家事總理就是我終日在家尚有替不得
的去處汝縱還暫省亦何所用不過以父離膝下
欲得一在左右起居耳此雖至情然旣居官自是
難如意又如前書云欲因一還省之後奉以出門
此恐尤難成諸妹家事無一不關老親之心豈能
從汝出門乎近日蔡可泉過家我拜其太夫人深
告以老母相見須極言在外之樂不必以在官邸
中思家鄉之言告老母盖亦欲先爲此地然度決
不可成盖吾家女兄弟多事體自與蔡家不同也
但汝兒女長大婚娶期近須一行送之到家了此

二事若果無差可求只如吾前說着同度待母而
還實爲便也須早決之勿自爲遲迴及悞還期耳
君社不第年雖未多然其父望之切矣要之得失
自有命也新郎君之盛一時竒特想喧動海內平
生抱負謂居家數年別無可益同游與後生只講
學論文兩事於學者所益不少學之一字其正經
說話則無人信惟讀書之學說得亦有興起者至
於文字之體法意思則聞而有悟者多矣今日之
盛吾獨自負以爲有力然諸君或不知其所從來
之有自如此也尤子偉薛思素二兄於我特相知
尤子胸中更有礪砢吾所素期者今旣得第想於
汝自能相得汝年雖後於二子然仕進在前須爲
之發明推揚使早有聞於人人而二子想亦知敬
交相重以成名乃士大夫游世第一義而今人見
淺氣狹偏相忌毀最大弊也我本欲作書賀之但
我已斷京中書爲道意可也

十二

每得汝書都是愁惱憂患何自苦乃爾喪妻之變

人孰無之情雖難忘亦宜以理自遣也度汝掛牽之甚爲兒女故然同度雖不敏亦常在書房中守得課程姪女以母喪未除不肯出門能爲汝撫幼子幼子已能入學讀書更不必憂也汝全欲遣其歲裡到而彼行遲坐是家報久不入京致汝懸掛益甚史觀吾差人及蔣千戶附來兩書已到太宜人康彊無恙絕不用汝遠介吾體舊疾甚苦一一
是近死証候雖心懷恐然莫能知其何崇近始曉然是胸中老濕痰此痰不敢吐亦不敢下今只於飲食間做工夫常使腹中無一毫濁氣庶新痰無所附以生老者亦當漸衰而化矣此固爲痰而悟然養生之道亦莫此爲上只是吾輩從前在甘葷中饒了口吻一時斷絕若寂寞難受守得久了殊不難也我旣得此妙方汝尤當同服此藥不變則一切醫人可謝去藥爐與竈可撤且覆之矣萬萬留意勿當閒語言聽過也主客我亦嘗備員副郎數月當時只以讀書作文爲第一事業未知當世事是如何又以非正官可以不預故於司事今日

思之茫然無以告汝大抵賓接遠人而御之之道
在持身有禮法使望而知畏至於條格事例一一
有成法須躬自檢閱勿使吏與通事人員得相冒
爲奸則鮮敗事矣今日爲郎自有職事且將吟詠
揮灑清興閣起專意職掌若夫徵逐放帖子接盃
圍棋尤無要緊廢之可也記之記之

十三

朱鎮山知月洲惕齋亦明告以得之於可泉東臺
汝與蔡君之薦人不謬待友有誼而朱君聽言能
信皆得之也月洲貢期尚遠惕齋已得出門觀惕
齋精神意氣日日有增而舉業工夫從前有素後
生浮竊之士大非其比今秋畿試當必得雋好友
不遠數千里至京又已有七八年之別一旦相遇
想汝之喜可言耶鎮山考校大意及處人待士之
凡惕齋能言之據其操持凝定涵養純雅而臨事
有執一毫不苟一事不輕真一時賢督學矣汝與
同志聞之可爲慰喜同康今年不曾出考以同度
未出不欲令先之况才本下而學未成亦不必早

出也本以室中乏人家無主母欲早爲此子納婦使家政有所傳付亦以度子未娶不宜先之今亦未與之冠道存文思殊未長秋事尚難望亦俟春後有作然後可卜其機之亨塞耳肅菴於惕齋甚相愛故附問之

十四

目下旣爲郎事事要有根據而要事不妄須精神聚應接周旋照顧多極分精神便於臨正經事體無力故今日尤當斷交游而此時只以作郎中一

節就變局面未爲不可以爲郎便有事有事便有形跡便當關防乘此多閉門少騎馬出街則所省亦七八矣爲郎官與做外官不同外官要通敏活變隨時隨事斟酌人情答應潑遣而爲郎只要記得職掌事例熟守得條格定便是好郎官而題稿與行稿貴有好文字今須日日取舊稿及他時諸公奏牘疏議等集閱之亦有可相資益且或可採用者就是近時夏桂洲奏議此已是欠學力根據之文然猶爲綜練詳贍亦可觀也若林雙臺陞早

汝調早則儀部無日不是稿又須於典章名物禮樂器數有些查考一部文獻通考通志畧杜預通典常要在目矣留心留心

十五

來書所問詩作豈容易談第一要有學問次亦要才力不弱每見世所稱才子所作不但去古人遠雖何李二公尚隔多少層數然今人易足又眼不明或已有輕視兩公之心而自謂所作者乃初唐也不知初唐本未是詩之佳者故唐人極推陳子

最以其能變初爲盛而李杜繼出此道遂振同時高岑王孟乃其大家今只取此六家詩讀之便知其妙而見今人之所爲者皆陋淺無足觀矣故爲詩於今之時者使真做出初唐詩已爲擇術不高况又不如初唐今且勿說到骨髓處只說箇大槩初唐之詩千篇一律數家之集皆若一人而一人之作亦若一首其聲調雖俊美體格雖涵厚而變化終不足盛唐之詩則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風骨即此以觀亦畧見不同大致矣吾向贈宋仲石詩

如起句洛陽橋外路萬里指長安今贈唐婁江如
帝心嘉勞來戶口不虛增結句如相送情無已寧
因感遺肝莫倚鸞鳳志今當作鷲鷹皆不容易得
然知之者少矣舊歲與方洲遊山詩句句俱是風
骨不涉陳套不守言筌然方洲亦未甚解其妙也
信是知之者難如取路非高足入山力復餘畏景
在城市聊茲息茂陰此等起語如堪嗟二畝半促
促邑中居明歸應復望惆悵使顏衰此等結句總
是唐人中翻來然何嘗涉他成套也意之論是如

此然遣字造語亦須知其不同如我所舉此數語
都是史漢文氣一字一字都徒若一時諸作惟荆
川時時能出此妙意然句語遣得亦有未到雅徒
古老處今只看高岑王孟杜甫之詩便能知之李
太白猶不免輕浮而失倫次也但天才勝人超絕
千古不得而肆譏彈耳吾詩自覺於古人合處不
如文文則有全篇合或有過之者詩則不能如此
然今人窺我門戶則猶未耳只自默默存記此言
日讀古人又參看時人所作又之自透露見識出

來則雖做不得古人之詩亦論得古人之詩矣但論得就是學力更勝於作得也論得者或不做得不妨爲名家做得而見不得終是偶合且亦無不明而能作之事也故凡事先頭從識上起因汝來問偶及之恐汝亦未得開曉也

十六

留子行來領書無甚欲言者矣文一篇正今日作者遂以封去有欲見者可出與觀如非欲見吾文者不必自出蓋文之學不明於今甚矣驟見使之

迷惑驚恠無益也方洲嘗述交游中語云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曾不若學馬遷班固不知學馬遷莫如歐學班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學馬班豈謂學歐曾哉但其所學非今人所謂學今人何嘗學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漢全文其餘文句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温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此話無處說起惟汝不可不曉他人不必爲之強聒徒取其譏訕耳屬有客草草

十七

前得汝書復我所論俞虛江之未可得志於北云云極得今日之弊若汝不言我亦不覺得一說破便躍然矣據今日內宦壅蔽與權勳相倚爲奸欺豈容一赤忠智勇之士成大功而不忌者乎若使功得成而後遭忌則虛江馬革裹屍之志已快而吾與汝亦不甚深爲之憾正恐功不得成而身已受大禍如汝前書之所云者耳世道如此時事如此可不痛心疾首耶所以一向不將此意通之虛江近得虛江來書慨然以王愾國憤爲已憂有鳴

劍沙漠馳掣朔野之志此誠烈丈夫之風無雙國士非此人而誰但我已先以汝之所云復之欲其且盡心於南夷之經畧而勿輒以北事爲念想虛江得吾言自能喻矣其弟承乃兄遠指欲得我一書與汝留意推轂致之北邊蓋虛江信吾兄弟相知之深又知汝之有志於世而當事一二大臣松溪雙江皆於汝有道誼之講契故欲汝爲之盡力非爲虛江盡力乃是爲國家盡力求將也我已復之虛江云不待我以兄之分相囑汝自己爲世道

留心矣適方爲汝嫂治墳在龍頭山次而虛江人
明日行故特來山中取書筆硯荒潦信筆具此家
事無可及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終

遵巖先生文集後序

遵巖先生集者晉江王君所撰著也君諱慎中字
道思人稱爲遵巖先生云督府大中丞芳洲洪公
爲君同鄉又姻家也因刻其集并序諸首以傳謂
余小子嘗董梓事不可無言嗟予鄙安能文又惡
能窺先生之蘊而爲之闡揚哉聞今之掉鞅於文
囿者咸推轂遵巖凡卷冊所傳詩歌及錫山所刊
家居集間亦嘗覽其畧已心醉其言延頸想見其
人而不可得茲獲誦其全又廁名於簡末顧不幸

哉先生自束髮綴文未冠登第內踐吏禮華階外
秉文衡憲職屬辭英敏殆出天才而不知沉思通
玄悉由學力兼之負氣抗俗不習塵容趨時因出
倅郡稍遷叅岳竟爾謝秩甫踰壯齡耳由是杜門
却掃研精覃思探討彌遠著作益宏四方馳書走
幣爭來乞言者足跡交於道仕于閩者以不得其
言為憾君以次應之隨題命藻畧無難滯得者寵
於握珠懷璧歸矣具載集中罔可刪棄夫其為文
也長於持論而不尚雕繪原本六經採摭七畧綜

括九流至下筆特創新意罕襲陳言追議古昔較
若目前逆策來茲信如左券事有明徵語無牽合
非博極能然哉雲蒸霞鬱變幻百端河決川流一
瀉千里循其言可以入道行其說足以成務人皆
稱今之曾氏也觀所撰南豐文粹序則其所取法
而自期負者端在子固矣其言曰極盛之世學術
明風俗同道德一而文行於其間三代而降士之
能文者徒取之於外以悅世之耳目有能道其中
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若公孫弘徐樂枚乘谷永

相如董賈馬遷劉向之屬或駁而不醇或曲而不該皆無取焉至宋南豐曾氏傑然自名其家度幾有本於中而非掠取於外將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而思出於道德無不醇不該之弊此非其自况也耶至其為詩亦必緣情止義由漢魏六朝以迄三唐靡不融貫而亦以自名其家者惟求合乎麗則不詭於風人而非在一字之巧一句之工也雖退處巖穴而言多華郁暢朗不為窮愁怨誹之態所養蓋深遠矣或有以先生位不閱

於崇品年不躋於中壽不果舉其言以行於世致惜焉者即使君登三事總百揆功業雖弘著作未必底於大成也言既可以垂世不朽又惡彭殤之足論其年哉按閩之晉江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與韓愈李觀崔羣輩妙一時之選史稱其文章回復明辨為愈所推歷數千載而先生出焉殆亦氣運之相值歟若夫揚榷體裁區彙卷帙詳於前序茲不更喙云

嘉靖丙寅秋七月吉後學安陽劉溱頓首拜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